

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的内部句法差异

张慧

北京大学

本文认为汉语的非宾格动词与其他语言一样，不具有赋格能力；揭示了这类动词的内部类别，以及所导致的非宾格结构的内部句法差异。非宾格结构包括三种形式：NP+V/NP1+V+NP2/V+NP，这三种形式有各自的句法构造，同时都可以用“轻动词移位+基础生成”两种机制进行统句法解释。本文还从历时角度对造成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句法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0. 引言

我们首先来看一组例子：

- (1) a. The baby cried loudly.
- b. An accident happened.
- c. The door opened behind him.

以上三个例子从表层形式看主要成分构造完全相同，都是“NP+V”的句法形式，动词都是一元动词，NP 是该动词的唯一论元。但是仔细分析，三个句子具有不同的变换式：

- (1)' a. The baby cried loudly. — *There cried the baby loudly.
- b. An accident happened. — There happened an accident.
 — *The heavy fog happened an accident.
- c. The door opened behind him. — Behind him opened the door.
 — John opened the door.

由上面的变换可知，(1) a 的 NP 无法出现在 V 后的宾语位置，而 (1) b 和 c 的 NP 都可以，并且 (1) c 还可以在句首引入一个新的致使者充当主语。

实际上这种差异在汉语以及其他语言中也存在：

- (2) a. 宝宝哭了 —— *哭了宝宝
 b. 客人来了 —— 来客人了——*优惠活动来客人了
 c. 火灭了 —— 灭了火 —— 她灭了火 (“她”是使火灭的致事)

可见一元动词内部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句法结构的不同具有超越具体语言的普遍性。但是，我们同样发现，这种普遍性中也蕴含着特殊性，对比一下英汉的例子：

- (3) a. 父亲死了——死了父亲——王冕死了父亲
 b. His father died. —— *died his father.
 —— *He died his father

由上面的对比可知，汉语这类特殊动词的句法表现与英语也不一样，首先汉语的主语位置允许为空，并且在V的前面还可以出现除致事以外的名词性成分。

以上三组例子体现的有趣现象正是本文研究的内容：这类特殊不及物动词可以构成哪些结构？这些结构有什么特点？这些结构内部是否还存在差异？

1. 前人研究概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对以上提到的现象给予了很大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有很多。较为著名的是 Perlmutter 提出的“非宾格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不及物动词应进一步区分为非宾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s)如“burn, freeze, happen, shine, stop”等和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s)如“work, play, speak, cough, sleep, cry”等。虽然它们都属于一元动词，而且唯一论元通常都出现在动词的前面位置充当句子表层结构的主语，但两类动词与其论元之间的深层逻辑语义关系有着本质区别：非宾格动词的表层主语为其深层逻辑宾语；非作格动词的表层结构主语也是深层结构中的主语。Burzio 继承了 Perlmutter 的思想并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加以发展。非作格动词在句中只带一个深层逻辑主语，属于深层无宾语结构，而非宾格动词在句中只带一个受论旨标记的深层逻辑宾语，属于深层无主语句，即：前者结构为 $[_{IP} NP [_{VP} V]]$ ，后者结构为 $[_{IP} [_{VP} V NP]]$ 。

国内大部分研究并不区分“非宾格动词”和“作格动词”这两个概念。如顾阳(1996)里提到：“一般认为动词大类的划分为(1)及物动词；(2)不及物动词或非作格动词；(3)非宾格动词或作格动词或起动词”。影山太郎

(2001)《动词语义学》里第一次明确把非宾格动词和作格动词区分开,认为作格动词是“不改变形式直接转化为及物动词的不及物动词”,如 break, melt, drop, float 等。而非宾格动词指 appear, occur, happen, exist 等词。曾立英(2004)也专门提到了这两类动词的区别:非宾格动词只有一个论元,没有引发者;作格动词语义上有一个使役成分。

非宾格动词投射出的非宾格结构,同样具有句法语义上的特性,具体到现代汉语的非宾格结构,不仅体现出了非宾格结构本身的各种特性,而且显示了其特有的内部复杂性。关于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的构造和生成,以往的研究也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词汇派”认为非宾格结构内的动词发生了“作格化”,是及物动词衍生出了不及物用法,如顾阳(1996)就认为“水手沉了船”体现的是“沉”的基本用法,而“船沉了”是衍生用法。不同的句式里动词具有不同的属性,当动词后宾语位置出现名词性成分时,该动词为及物动词,与不及物用法的动词在词库里分属两个词。词汇派的观点是把表层结构的不同归结于动词本身的差异。

“句法派”占据主流,影响最大的是“Burzio 定律”:不能给主语名词赋予“施事”角色的动词也不能给宾语名词指派“宾格”。动词的深层宾语由于无法得到格必须移位以通过“格鉴别式”,因此“句法派”关于非宾格结构生成的核心观点是“移位”:深层宾语向上移位到[Spec IP]位置以获得主格。但是汉语非宾格结构的特殊性,让学者针对各种句式有了更多的解释。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对于“V+NP”格式中 NP 的解释。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 NP 为深层宾语的直接反映, V 赋予了一个固有格(inherent case)¹给 NP,使其合法出现在宾语位置,如黄正德(2007),徐杰(1999),韩景泉(2000)等。潘海华、韩景泉(2005)有另外看法:“动词之后的论元名词组是将空主语位置上的主格继承过来,有动词前和动词后两个获取主格的位置。”2、对 NP1+V+NP2 结构生成的解释(NP1 主要指非致事名词)。主要有“领有名词提升移位”如徐杰(1999)、温宾利(2001)、韩景泉(2000)²和“基础生成”如黄正德(2007)、朱行帆(2005)³两种观点。

¹ “固有格”不同于结构格,如“部分格”、“所有格”等等。固有格与宾格不同,是在深层结构中由词汇项指派给名词性成分,跟表层结构无关。一些学者认为汉语的非宾格动词虽然不能指派宾格,但能指派固有格,以此解释 V 后 NP 的合法性。

² 各家对“领有名词的提升移位”的动机解释并不相同:徐杰认为移位是为了给宾语位置的 NP 赋部分格;温宾利认为移位是汉语句子的功能中心语强[D]特征吸引的结果;韩景泉认为提升的领有名词是为了给宾语位置的 NP 整体传递主格。

³ 朱行帆虽然认为 NP1 为基础生成,但整个格式的深层结构序列是 NP1+NP2+V, V 在轻动词作用下发生移位。

句法派的意见众多,但给人整体感觉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1)无法合理解释V后NP的情况,引入“固有格”的概念实际上是否认了非宾格动词最本质的特征,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汉语独有的特点,但这种做法恰恰难以避免“逃避解释困境”之嫌。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无法解释“NP+V”格式的合理性,既然NP在宾语位置能够存活,那么NP移位的动机是什么?(2)对于非宾格结构的解释缺乏整体性,往往只着眼于某一种句式。比如“领有名词移位”的解释对于那些NP1不是领属性成分的句子就无能为力了;(3)忽略了非宾格动词以及由此造成的非宾格结构内部的差异,为什么“车祸死了父亲”(“车祸”是“父亲死”的原因)就不成立呢?汉语非宾格结构内部有何句法差异?

句法派的这些不足之处也引起了其他学派的讨论,沈家煊(2006)对以往的句法派观点一一进行了评述,并从功能语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王冕死了父亲”、“他来了两个客户”这类句子的生成方式是词语“糅合”(blending)的结果。“王冕死了父亲”这句话是“王冕的父亲死了”和“王冕丢了某物”两个小句糅合而成。但是这种解释也遇到了麻烦,翁珊珊(2008)就提出,同样有“丧失”义的“王冕消失了父亲”并不能成立,单纯从表层句式意义推演出句法结构的方法不可靠,容易产生意义上符合但句法上不成立的句子。石毓智从历史语言的材料里也提出了反驳意见,他指出“王冕死了父亲”句式13世纪已出现,而表示“丧失”意义的“丢”到18世纪才出现。

本文依然打算从生成语法的角度,跳出原有的解释框架,将非宾格结构的各种句式联系起来统一进行解释,揭示出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的句法构成及内部差异。

2. 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的界定

本文所说的“非宾格结构”指的是由非宾格动词为核心构造的句法结构。因此有必要首先对现代汉语的非宾格动词进行界定。界定有形式和意义两种标准,由于句法形式与语义结构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仅以某种句式或句式变换式为判断标准,会无法避免地把一些不是非宾格动词的词包括进来。句法结构是词汇特性的直接投射,因此本文认为判断非宾格动词的本质标准是其语义结构:如果一个动词的论元结构里只有一个论元,并且该论元是客体或受事,而非施事,那么它就是非宾格动词。非宾格动词的唯一论元无法得到动词的赋格,这是该类动词具有普遍性的语法性质。它们在语义上有共同的语义特征:[+非自主,+非意愿]。

这种语义结构的特点在所形成的句子中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吕叔湘先生曾经举过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 (4) a. 中国队胜了韩国队 (及物动词)
- b. 中国队胜 (非作格动词)
- (5) a. 中国队败了韩国队 (致使动词)
- b. 中国队败 (非宾格动词)

后一句去掉宾语后, 语义发生了变化, 原来指施事的主语成了客体, 说明 (5) b 不是由第一句直接省略宾语而来, 其深层结构应该是个无主句, 经过宾语提前而成为表面上的受事主语句。类似的例子还有:

- (6) 他老批评别人——他老批评
- (7) 他吓了我一跳——我吓了一跳

需要澄清的是, 非宾格动词和作格动词是不同的概念, 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差别, 句法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非宾格动词”的概念着眼的是动词没有赋宾格的能力, 即名词成分在该动词后的宾语位置没有“存活”条件, 同时该动词无法指派施事角色。而“作格”是英文“ergative”的翻译, 该词源自希腊语, 原为动词, 表示“cause, bring about, create”。“作格动词”的概念着眼的是动词语义结构中的致使性, 这种致使性使得该类动词构造的句法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 下文会具体提到。正因为此, 会有以下例子的对立:

- (8) 冰溶化了——高温溶化了冰 (“高温”是“冰溶化”的致事)
- (9) 父亲死了——*车祸死了父亲 (“车祸”是引起“父亲死”的原因)

从以上的区分可知, 作格动词是包括在广义的非宾格动词内部的, 例 (8) (9) 都是非宾格结构, 但只有允许致事出现的例 (8) 的“高温溶化了冰”才是作格结构。

另外, 应当把非宾格结构和存现句区分开, 也不能把存现结构看作非宾格动词的判别式。以下是现代汉语里典型的存现句:

- (10) 饭店来客人了
- (11) 床上躺着病人
- (12) 台上唱着戏

它们拥有共同的表层形式 NP_1+V+NP , 例 (10) “来”和“死”这样典型的非宾格动词确实能进入存现句,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从反向推出存现结构是非宾

格动词的判别式,更不能因为 NP 可以出现在 V 后面便认为 V 变成了非宾格动词。根据前文提出的语义标准,例(11)“病人”是“躺”的动作发出者,并不符合非宾格动词的特点。例(12)表示的是动态的存在,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说明“NP_L+V+NP”这类句式不具有改变动词特性使其成为非宾格动词的功能,我们不能以其作为是否是非宾格结构的诊断句式。表面上看存现结构可以容纳“来”、“死”等一大批非宾格动词,但是这类动词构成的非宾格结构中的 NP_L在格式中突显的并不是地点义,而是“历事”语义角色,关于这点下文会详细论述。

无论英语还是汉语,非宾格动词都不是一个匀质的集合,本文认为现代汉语的非宾格动词主要包括三类,这三类动词具有不同的语义特点,构成非宾格结构时的句法表现也不同:

- A、作格动词,如灭、沉、吓、绊、溶化、丰富、温暖、改善等;
- B、表示存在、消失义的动词,如来、发生、消失、死等;
- C、一些非自主的动词如掉、瞎、落、破、丢、裂、断、塌、坏、烂、犯等。

由此构成的非宾格结构主要有三种句法形式: V+NP; NP+V; NP1+V+NP2。特别要说明的是,学界目前对出现在“NP1(致事)+V+NP2”格式中的 V 都看作是及物的使役动词,把整个结构看作是一个及物结构,只有当其变换为“NP2+V”时才是非宾格用法。本文认为这类格式中的 V 依然是非宾格动词,以上三种形式都是“非宾格结构”,其中体现的差异只是句法构造的不同。同时,这种差异又是可以进行统一解释的。

3 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的内部句法差异

3.1. 汉语非宾格结构的特殊性

虽然“非宾格”是语言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不同语言依然有参数的差异。与英语对比,汉语的非宾格结构至少有两大特别之处:

- A、汉语的非宾格结构具有“V+NP”的主语空位形式。

根据扩充投射原则(Extended Projection Principle/EPP),英语的 EPP 特征是强特征,要求所有句子都必须有主语,因此“V+NP”的格式不合法:

- (13) a. 来了客人
b. *arrived the guests—There arrived the guests
- (14) a. 出现月亮了
b. *appeared the moon— There appeared the moon
- (15) a. 逃了一个犯人
b. *escaped the prisoner— There escaped the prisoner

- (16) a. 存在问题
b. *exists a problem—There exists a problem

以上句子的 NP 要在 V 后停留，必须通过虚主语 there，如例 (13—16)
b. 汉语的这种特殊非宾格结构提出了新的问题：留在 V 后的 NP 的存在理由是什么？

B、汉语的非宾格结构具有“NP_历+V+NP”¹的形式，如：

- (17) a. 聚会来了很多客人
b. *The party arrived many guests.
(18) a. 天空中出现了月亮
b. *The sky appeared the moon
(19) a. 骚乱跑了犯人
b. *The riot escaped the prisoner.
(20) a. 居民存在这种问题
b. *The residents exist a problem.

由上可见，英语虽然也存在显性非宾格现象，但是主语位置不能出现任何除致事以外的实义成分。

以上通过与英语对比，我们看到了汉语非宾格结构的独特句法表现，下面从句法构造的角度分别对汉语非宾格结构包括的不同句式及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行解释。

3.2. 汉语非宾格结构的句法构造

汉语非宾格结构具有三种形式，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句法生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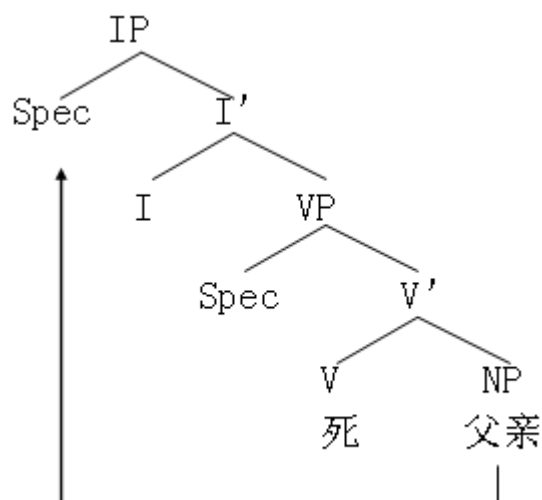
(一) “NP+V” 格式——“父亲死了”

该格式是各种语言中典型的非宾格用法，也是非宾格问题研究最开始的地方。正是这类格式的深层宾语出现在主语位置，而表层词类序列与“父亲哭了”完全一致，才引起了我们对非宾格结构的兴趣。非宾格动词没有赋宾格能力，因此其深层宾语必须移位至大主语位置，以获取格位。“父亲死了”的句法结构为：

[_{IP} 父亲 i [_{VP} 死 t_i]]

生成方式如图：

¹ “历事”表示经验者，受事件影响者。本文的“历事”是广义的历事，处所名词也包括在内。



“父亲”由V的补足语位置上移至[Spec IP]位置。

(二) “NP1+V+NP2”格式

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对于这类格式大家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NP为致事的“使役句”，其二是NP1与NP2有领属关系的“领主属宾句”。对于NP为致事的情况，学界一般将其排除出非宾格结构的范畴，认为该格式是二元的使役句，动词是使役动词，但是这种排除并没有充足的理由。以“高温融化了冰”为例，句子体现出的使动义，我们可以将其归于动词的语义结构，也可以将其归于整个句法结构的特殊构造。就“NP_致+V+NP”这种格式来说，两种处理方式都可以。但是注意到NP1还可以是历事成分，而“NP_历+V+NP”显然是不好分析成一个及物结构的，为了将“NP1+V+NP2”这一格式（不管NP1的具体语义角色是什么）进行统一处理，我们采用句法的观点。

对于领主属宾句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NP1性质的看法。对于V前的NP，一派意见认为它是领属性成分移位的结果，因为汉语的非宾格结构存在一系列下面这样的例子：

- (21) 王冕死了父亲
- (22) 那个工厂塌了墙
- (23) 那家公司沉过船
- (24) 张三烂了一筐梨
- (25) 行李房倒了墙
- (26) 这件褂子掉了扣子

表面看来, NP1 与 NP2 在语义上都有领属关系, 徐杰(1999)用“领有名词的提升移位”来解释这类句子, 但受到了韩景泉(2000)的质疑, 他提出像“张三掉了他的钱包”这样的句子的 NP2 显然是有定的, 不符合部分格的要求。韩景泉(2000)的“主格传递”分析同样存在问题: 第一, 凭什么领有名词与 t 的语链可以把主格传给整个 NP 结构? 第二, 既然“所有格”留在原位, 再得到主格是否是重复赋格? 不管具体的操作手段是什么, 用“领有名词提升移位”解释这类格式的句法生成都对留在 V 后位置的 NP2 找不到一个留下的合理理由。并且无法全面涵盖汉语里 NP1 与 NP2 没有领属关系的非宾格结构, 如:

- (27) 他家来了许多要饭的
- (28) 昨天他们发生了一件车祸
- (29) 厨房碎了很多盘子
- (30) 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除了提升移位, NP1 只能解释成是基础生成的 (basic generation)。黄正德(2007), 朱行帆(2005), 潘海华、韩景泉(2005)等都持“基础生成”的观点, 他们的分析虽然避免了“领属移位”的片面性, 但依然无法解释非宾格动词为什么允许其唯一论元待在 V 后的宾语位置上。本文同意 NP1+V+NP2 格式中 NP1 的基础生成性, 但对这一结构提出了新的句法解释: 该格式是一种包含了轻动词¹的结构, 在轻动词的触发下发生了二次移位。NP1 基础生成在 [Spec vP] 位置, 轻动词赋予它历事题元角色, 再移位至大主语位置获得主格。V 后的 NP2 不再是 V 的宾语, 只是表层出现在 V 之后造成了这种“假象”。首先深层宾语 NP2 由于无法获得格位而被迫移位至 [Spec VP] 位置, 接受 v 赋宾格; 第二步由于轻动词具有语义内容而无语音形式, 因此触发了中心动词的向上移位, 两次移位后, 虽然表层序列依然是“V+NP”, 但与单纯的“动词+宾语”结构已有了本质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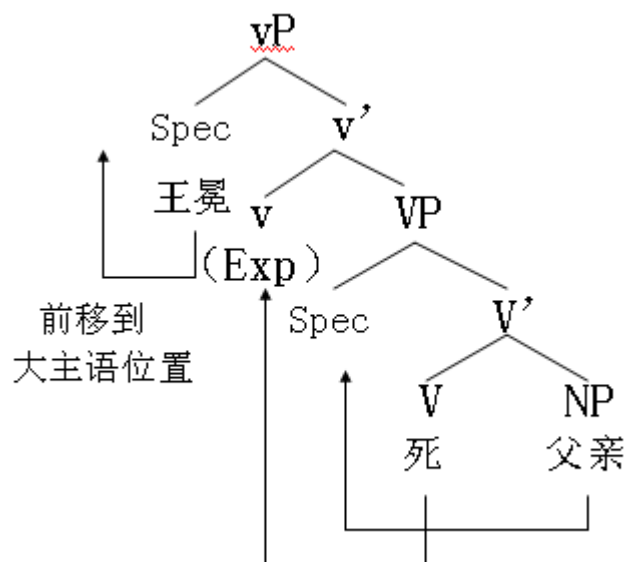
所有的汉语非宾格结构都可以包含一个 EXPERIENCE 轻动词层, 即 NP1 位置都可以引入一个广义的历事, 例(21) - (30) 的 NP1 都看作是历事。有些 NP1 是地点短语, 整个结构好像是存现句, 但实际上这些 NP1 都可以看作是“历事”。句首 NP1 是地点名词, 但说它是表示经历了“V+NP2”事件的经

¹ “轻动词”的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内涵。Chomsky 最简方案中的“轻动词”并不是一个词汇语类, 而是一个语缀(affix), 呈强语素特征, 不表达语义内容。它作为动词词组的基础性底层结构应用于英语中几乎所有的动词类型。黄正德把轻动词定义为纯动词表示的事件谓词, 它没有语音形式, 但有语义内容, 起了塑造或改变事态结构的作用, 在实现方式上也存在跨语言差异。本文采用的是黄正德的“轻动词”概念。

历者也完全可以。而且“医院死了个病人”和“张医生死了个病人”在语义上并没有本质区别，二者表达的是同样的意义。对于很多学者关注的领主属宾句，其实所有的“领有者”也是一种历事。在这个非宾格结构里凸显的不再是 NP1 与 NP2 之间的语义关系，而是强调 NP1 对事件的经历、受事件的影响，只是与 NP2 在语义上有直接关系的名词性成分比较容易充当这个历事而已。因此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这种格式的形成是由于 NP1 与 NP2 有语义上的领属关系。这一点从英汉对比中也可以进一步发现：汉语里的那些所谓领主属宾句英语中都没有对应的形式，如例 (21) - (26) 的英语对应形式。这个归根到底与英语没有历事这一层轻动词层是紧密相关的，而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汉英非宾格结构里最大的一点不同。可以说，英语领主属宾句的缺乏的关键不在于领属关系，而在于英语的非宾格结构没有历事轻动词层，这也正是汉语非宾格结构在普遍语法规则下最重要的参数。

以“王冕死了父亲”这样的句子为例，其句法结构为：

[_{IP} 王冕 _k [_{VP} _{t_k} 死了 _j (Exp) [_{VP} 父亲 _i [_{t_j} _{t_i}]]]]



“王冕”作为“历事”基础生成在主语位置，深层宾语“父亲”首先移位到[Spec VP]位置，然后“死”上移到[v v']。

由于非宾格动词内部是不匀质的，构成的非宾格结构也存在内部句法差异：作格动词构成的“NP1+V+NP2”格式不仅可以包含 EXPERIENCE 轻动词，还可以包含 CAUSE 轻动词，即 NP1 既可以是动作的历事，也可以是施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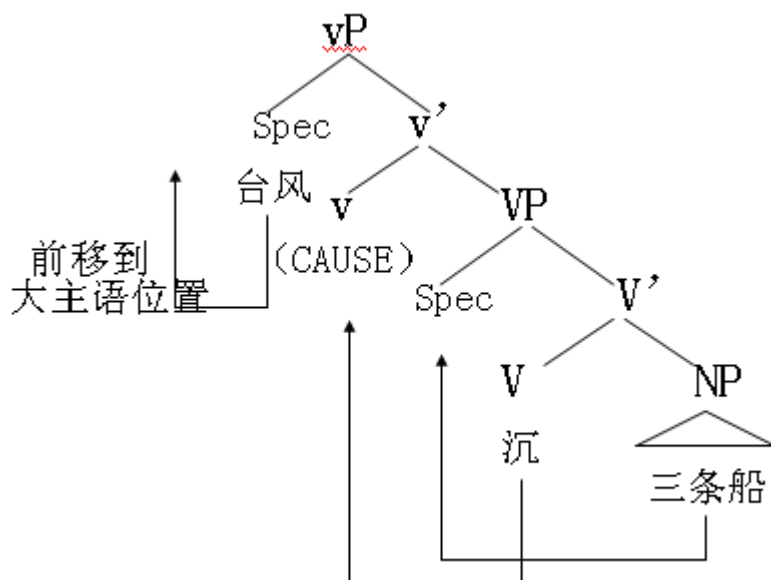
- (31) a. 那家大楼灭了火 b. 消防员灭了火
 (32) a. 小区改善了空气质量 b. 政府改善了空气质量
 (33) a. 水手沉了船¹ b. 台风沉了船

致事是该格式的默认语义配置（因此 a 句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常见），即当作格动词进入 NP1+V+NP2 格式时，只要 NP1 是指人名词，我们都将对其进行致事的解读。

以“台风沉了三条船”为例，该句子的句法结构为：

[_{IP} 台风_k [_{VP} t_k 沉了_j (CAUSE) [_{VP} 三条船_i [t_j t_i]]]]

具体生成方式如下图：



作格结构允许两类轻动词进入格式，但并不是任意的。由于在语义角色层级中致事高于历事，因此当作格动词构成的 NP1+V+NP2 格式中的 NP1 是指人名词时，我们语义理解时会将其作“致事”解读，作格动词构成的此格式中出现的历事多为处所名词等广义历事。如果一定要让“有生”历事进入该结构，则会出现两层 vP 的套叠，即致事和历事同时出现，例如：

“台风沉了公司三条船”，句法结构为：（树形图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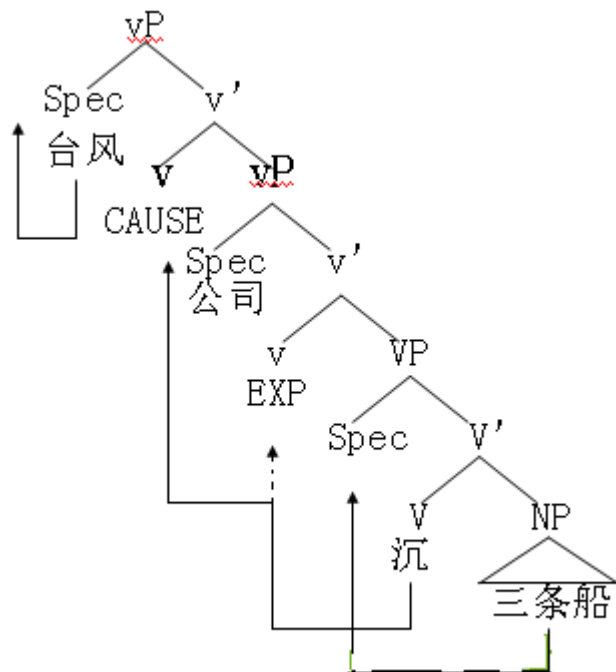
[_{IP} 台风_k [_{VP} t_k 沉_j (CAUSE) [_{VP} 公司 (Exp) [三条船_i [t_j t_i]]]]]]

其他非宾格动词便无法同时引入致事和历事，如：

¹ 这个句子实际上有歧义，“水手”既可以表示致事，也可以表示历事，这里作历事解读。

(34) *张三死了王冕父亲 (其中“张三”是让“王冕父亲死”的致使者)

(35) *小二来了我一碗面



要引入致事，一种是构造述补结构，一种是构成“使”字句。如：“破”

(36) *图钉破了袜子

(37) 图钉挂破了袜子

(38) 图钉使袜子破了

例(38)的句法结构为：[_{vP}图钉 使 [_{vP}袜子 i [破 ti]]]，轻动词位置出现有形的“使”，因此“破”不用移位。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非宾格结构通过二次移位进行句法构造的假设。

本文的处理方法实际上是将非宾格结构的不同结构义归于其包含的轻动词种类的不同，这样做一大好处是维护了非宾格动词“无法赋宾格”的本质属性，同时能够在同一理论下对这一类格式进行统一分析，并且更加符合我们的语感，实际上轻动词的作用就是揭示出表层结构未曾出现而在人们语感中又确实感受得到的内容。

(三) “V+NP”格式——“来客人了”

对于这类 NP 出现在 V 后的格式，语法学界称为“显性非宾格现象”

(apparent unaccusative)。这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格式，“让人喜”的是我们对非宾格动词的识别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这种结构，因为深层宾语出现在了“表层宾语”的位置，而一元非作格动词是无法出现在这一位置的。“让人忧”的是也正是这一格式成为了“非宾格动词无法赋宾格”说法的反例。因为我们必须为 NP 待在 V 后找一个合理的理由¹。

学界最热门的解释就是引入“部分格”的概念，前文已经提到黄正德(2007)、徐杰(1999)、含景泉(2000)等的观点。潘海华、韩景泉(2005)甚至认为动词之后的论元名词组是将空主语位置上的主格继承过来，汉语有动词前和动词后两个获取主格的位置。综合以上来看，只要我们承认 V 后的 NP 位置是非宾格结构的一种常态，即深层宾语的直接句法体现，就无法解释“NP+V”格式的形成原因，因为我们无法另外找到一个迫使在 V 后待得好好的 NP 移位的原因。

我们可以跳出以往研究的套路，不再局限于表层的句法形式，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同样将“V+NP”看成包含了轻动词层的句法二次移位的结果，只是其中的 NP1 省略了。我们说的省略只限于“历事”NP。将其处理成历事省略并不是完全主观的一种技术处理手段：首先，调查实际语料发现，“V+NP”格式独立出现的情况非常少，它一定是在某个语境中存在，否则就是一个语义信息不完整的结构，当我们将“V+NP”格式进行语境反推（语义信息补全）时，语感上都倾向补全历事信息。该格式是一种语法合法，而语义和信息结构不合法的句子；其次，引文中提到“大雾发生了车祸”句子的不合法，恰是因为“发生了车祸”结构并不是初始的“V+NP”结构，因此它的前面并不是既可以基础生成历事也可以生成致事的，这个句子的句法结构是：[_{IP} NP_k[_{VP} t_k 发生了 j (EXPERIENCE) [_{VP} 车祸 i [t_j t_i]]]]，其中[Spec IP]位置已经被表示历事的名词占据。

将“V+NP”格式处理成历事主语的省略而不处理成深层宾语的直接句法实现，与以往相比至少有两点优势：第一，通过二次移位的句法操作，合理地将“V+NP”、“NP+V”以及“NP1+V+NP2”三种格式联系在了一起，既解释了 V 后 NP 的合法性，又给出了其发生句法移位至 V 前的动因——如果结构原生为“V+NP”，那么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VP+N”格式出现的原因，而看作 NP1 的省略的话，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因为省略了的 NP1 表明该格式的原结构包含了轻动词，可以引发中心词的移位。第二，将汉语的非宾格动词以及非宾格结构更好地纳入了普遍语法的解释框架。前面提到与英语相比，汉语的非宾格结构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存在“V+NP”这种允许主语空位的格式，其二是 V 前无法引入历事。如果我们把“V+NP”格式看作历事主语的省略的

¹ 英语的显性非宾格现象是在主语位置有虚主语 *there*，黄正德(2007)提到英语 V 后的 NP 可以通过 *there* “格传递”获得主格。

话,那么以上两点不同实际上就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同样没有赋宾格能力,但是可以投射出 EXPERIENCE 的轻动词层¹。这样至少比倡导汉语非宾格动词能够赋格(不管什么性质的格)的手法要高明一些,也没有否定非宾格动词的本质属性。

3.3. 小结

现代汉语非宾格结构的句法差异首先表现在三种形式具有不同的句法构造:“NP+V”格式,深层宾语移位至大主语位置;“NP1+V+NP2”格式,NP1 基础生成,NP2 移位至[Spec VP]位置,V 在轻动词吸引下上移到 v 位置;“V+NP”格式看作“NP1+V+NP2”省略句首 NP 而来。另一方面,这些句法构造内部还体现了非宾格动词本身的差异:作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投射轻动词的能力不同,历事层是所有非宾格结构的共性,作格动词还可投射致事层,以及两种轻动词层的套叠。

总的来看,本文对非宾格结构的不同句法格式以及结构义进行了统一的句法解释,并且将其内部的差异归于非宾格动词投射轻动词层的不同能力。同时也解释了英汉非宾格结构的句法差异。

4. 汉语非宾格结构内部句法差异的原因初探

句法结构是词汇语义结构的直接投射,造成汉语非宾格结构的内部句法差异可以从非宾格动词本身的特点入手考察。前面提到现代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可以投射两类轻动词层,不同的非宾格动词的“非宾格性”并不完全相同,下面我们试图从非宾格动词的历时用法来进行考察。我们根据宋亚云(2005)对上古以及中古语料的考察,再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总结了现代汉语具有代表性的几类非宾格动词的历时用法演变:

A、“死”、“落”等

以“死”为例,它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直是个自动词,出现的格式为“NP+死”,偶尔会有“死+NP”的活用,但比例非常小。根据宋亚云(2005),《左传》中的“死”共 450 例,单用不带宾语的 217 例,带宾语 52 例,为动宾语、原因宾语、使动宾语、与动宾语和处所宾语等。但宾语都不是客体格,看成补语也未尝不可。而带使动宾语只有 2 例:

(39) 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恒主而專政矣……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襄 21·5》

¹ 英语不允许主语空位,是扩充的句法原则在起作用,与非宾格结构本身没有关系。

(40) “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韩非子·奸劫弑臣》

这种活用看作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活用后来逐渐消失了，并不是一种能产的途径，也根本没有固定下来形成作格动词。而“(NP_历) + 死 + NP”的格式在晚唐五代已出现，如：

(41) 前皇后帝万千年，死了不知多与少。(《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

(42) 万秀娘死了夫婿(话本《山亭儿》)

(43) 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里累着父亲养活(《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

这一格式产生以后在近代汉语里一直使用，其他如：

(44) 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五灯会元·道楷禅师》)

(45) 诸师长，权且住，略听开解：不幸死了蒲州混元帅……(《西厢记诸宫调卷二》)

(46) 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儿(第十九回)/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第六十回)(《金瓶梅》)

总结一下，“死”在上古和中古一直是个自动词，构成“NP+死”格式，近代汉语中出现“(NP_历) + 死 + NP”的格式，期间虽然存在“NP_致 + 死 + NP”的使动用法，但在“死”的用法里所占比例一直非常小，“死”从古至今都没有发展出稳定的使动用法过，也没有出现致事、历事同时出现的情况。

B、“破、败、断、裂”等

这类动词在上古的基本用法是外动词，出现基本格式为“NP1+V+NP2”，V表示动作义。以“破”为例，上古时期用得最多的是及物性的“破坏”义和引申义“攻破”，如：

(47) 焚符破玺，而民樸鄙(《庄子·月去篋》)

(48) 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吕氏春秋·应言》)

不带宾语的视为被动句，如：

(49) 燕攻齐，齐破（《战国策·齐策六》）

反宾为主句继续发展，便产生了动词的自动用法，如：

(50) 风至箬折，卵破子死（《荀子·劝学》）

(51) 诗曰：……谷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太息。（《又·法行》）

两汉以后，“破”不带宾语的用法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在使字句中充当V2的用法，如：

(52) 有扣头而死者，未有使头破首碎者也（《论衡·儒增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V1+令+破”、“V1+NP+破”等形式的出现，进一步表明不及物用法当动词的这两种用法并用时，该动词便衍生成了作格动词。

衍生出作格动词以后，虽然语言中还存在“NP1+V+NP2”格式，但NP1已经不局限于施事名词了。与外动的事件结构相比，衍生出了作格用法的“NP1+V+NP2”已经是一个包含CAUSE轻动词层的非宾格结构。

从古到今，这类动词经历了及物用法从强势到弱势，不及物用法从弱势变强势的过程。现代汉语里，这类动词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元的不及物动词，单用频率也大大下降。因此很难在“NP_致+V+NP2”格式中出现了，但是述补结构的发展为这类非宾格动词进入作格结构提供新的途径，他们大多成为述补复合词的后字，表示结果状态，如“张三打败了李四”/“钉子刮破了皮包”等。

特别要说明的是，“灭”在上古应该也属于这类动词，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说“消防员灭了火”，我们认为这类动词不及物用法的增长是一个不同步的过程，有些动词也许速度相对较慢，如“灭”这样的动词，因此还可以出现在作格结构中。

C、“沉”

根据宋亚云的考察，“沉”在上古的基本用法应该是不及物的，表示“沉没，没入水中”，基本格式是“NP+沉”，如：

(53) 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庄子·逍遥游》）

(54) 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韩非子·功名》）

与“死”一样，该类不及物动词也有及物的活用，表示“使没入水中”，如：

(55) “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字”（《左·成11·3》）

(56) 不如乘之以沉之（《韩非子·说林下》）

不同的是，这类动词的这一使动用法后来并没有消失，而是逐渐固定下来，衍生成了作格动词，这种作格用法至今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与“破”类动词类似。

无论是古汉语里的作格结构，还是现代汉语里的作格结构，动词的自动用法是作格用法产生的语义前提，即我们无法对“NP1+V+NP2”格式从外动用法直接重新分析为作格用法，而必须经历“NP2+V”这个阶段。

综合以上来看，虽然现代汉语里这三类动词都是非宾格动词，在句法表现上都有共同之处，但是它们的历时发展轨迹并不相同。三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决定了它们在产生之初就是不同质的，“死”类从来都没有发展出可以投射 CAUSE 轻动词层的特点，因此现代汉语里它也无法直接引入致事成分。“破”类经历了“外动——自动——作格——自动”的过程，因此古代汉语里我们可以找到“NP_致+V+NP”的非宾格结构，而现代汉语里无法找到。“沉”类经历了“自动——作格”的过程，因此现代汉语里依然可以构成作格结构。另外，现代汉语里还有一系列表示“存现”的动词，如“发生、出现、消失”等，我们认为这是一类后产生的词，基本用法也是不及物的，类似于古代汉语中的“死”，因此在现代汉语里也无法投射 CAUSE 轻动词层。

以上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现代汉语几类典型的非宾格动词的句法语义发展过程，发现今天汉语里非宾格结构的内部句法差异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这些词在本质上从一开始就不是匀质的，而这种非匀质的原因可能与动词本身的词汇语义有关。

5. 余论

本文对现代汉语的非宾格动词和非宾格结构进行了重新界定，讨论了非宾格结构的句法特性和三种格式的句法生成。从中揭示出了汉语非宾格结构内部的句法差异，并从历时的角度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但是限于时间和精力，仍然遗留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1) “NP_历+V+NP”的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历事轻动词层的投射是汉语非宾格动词的最大特点，它具有对内普遍性和对外区别性，但是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这种格式产生的具体动因。目前学界也只是对“王冕死了父亲”这一种格式关注得比较多，有人认为是由存现句的句首 NP 发生认知转喻而来，如刘晓林（2007）。也有学者认为是继承了“丧”的用法，如帅志嵩（2008）。要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必须对以上提到的三类非宾格动词从上古到现代汉语的用法有一个较全面的梳理，也许从“NP_历+V+NP”格式出现的语言环境以及产生时间上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2) 为什么可以投射“致事”层的非宾格动词还可以投射历事层，而反之不可以？

如前例所示, 作格动词似乎比其它非宾格动词句法“包容性”更大。从句法上分析, 我们可以假设 CAUSE 轻动词层处在更高、更外的位置, 因此可以容纳一个历事层的嵌套¹。

(3) 有定和无定在非宾格结构的构造中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注意到“车祸死了王冕父亲”不可说, 但是可以说“车祸死了十个人”, 很多数量名结构能够使一些不太合格的非宾格结构存活, 这种无定名词组在句法上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重在对已经确定的汉语非宾格结构进行句法解释, 从句法构造着手, 进而考察其动词本身的语义特点。因此本文对判断哪些词是非宾格动词以及一些非作格动词带宾语的现象没有讨论。当然以上的讨论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些假设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语言内部以及跨语言的证据来予以支持, 这些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 蔡维天, 2008, 谈内外之分: 以汉语状语、蒙受结构、轻动词及宾语前置为例,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座讲义
- 冯胜利, 2005. 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 《语言科学》第 1 期
- 顾 阳, 1996. 生成语法及词库中的一些特性, 《国外语言学》第 3 期
- 黄正德, 2007.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 《语言科学》第 4 期
- 韩景泉, 2000. 领有名词提升移位与格理论, 《现代外语》第 3 期
- 胡建华, 2008.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论元和宾语——从抽象动词“有”到句法-信息结构接口, 《中国语文》第 5 期
- 刘晓林, 2007. 也谈“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 《中国语文》第 5 期
- 潘海华、韩景泉, 2005. 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句法研究, 《语言研究》第 3 期
-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 《中国语文》第 4 期
- 沈 阳, 2001. 名词短语分裂移位与非直接论元句首成分, 《语言研究》第 3 期
- 帅志嵩, 2008. “王冕死了父亲”的衍生过程和机制, 《语言科学》7 卷 3 期

¹ 蔡维天 (2007) Two types of Light verb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in IACL-15/NACCL-19, 曾经提到汉语里有两类轻动词, 其中 CAUSE 占据 TP 之上的句法位置, 并且举了一系列内外对立的语法证据。也许汉语非宾格结构的这种不对称性可以从中找到原因。

- 石毓智, 2007. 语言学假设中的证据问题——论“王冕死了父亲”之类句子产生的历史条件, 《语言科学》6卷4期.
- 宋亚云, 2005. 《汉语作格动词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唐爱华、石艳华, 2005.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非宾格用法浅析, 《滁州学院学报》7卷3期.
- 徐杰, 2001. “及物性”特征与相关的四类动词, 《语言研究》第3期.
- 徐杰, 1999. 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 《当代语言学》第1期.
- 朱行帆, 2005. 轻动词和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现代外语》第3期.
- 曾立英, 2006. 《现代汉语的作格现象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温宾利、陈宗利, 2001. 领有名词移位: 基于MP的分析, 《现代外语》24卷4期.
- 温宾利、程杰, 2007. 论轻动词v的纯句法本质, 《现代外语》30卷2期.
- 翁姗姗, 2008. 《再谈“王冕死了父亲”》,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讨论班报告.
- 杨素英, 1999. 从非宾格动词现象看语义与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代语言学》第1卷第1期.